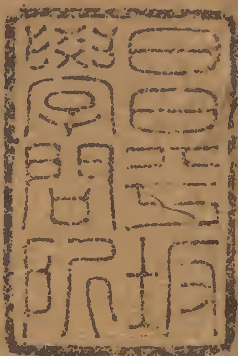


# 冊府元龜

八百四十七之九

二百九十五



漢書門			
五	三	四	五
三	〇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五	三	四	五
三	〇	〇	二
函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55)
函號	365 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凌京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七

勇

夫孔武有力臨難忘死厲氣決鬪摧堅隕敵桓桓焉  
赴赴焉冠三軍而敵萬夫者可謂勇矣春秋之際以  
兵戰為務故以強有力聞於時者為多焉漢魏而下  
壯夫迭作至如英威蓋世雄名震俗乘危而靡顧遭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四十七



患能奮見義必赴所向無前戮勅寇而致果格鷲獸  
而服猛至乃楸勳烈齒榮爵氣激於當時聲警於殊  
俗者蓋有之矣傳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若特匹  
夫之力昧經典之訓違乃達德嗇於致禍斯固暴虎  
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歟

郤叔虎晉人也晉獻公伐翟相郤叔虎將乘城乘升  
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侵郤叔虎曰既

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事被  
羽先升遂尅之羽鳥羽被於背若今軍將負耗

秦董父魯人也晉會諸侯伐偃陽主人縣布董父登

之及喋而絕人偃陽人縣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喜其勇故帶其斷以狗於

軍三日

太叔段鄭莊公弟也叔多才而好勇故詩曰太叔於

田禋禡暴虎獻於公所禋禡肉祖也暴虎空手

熊宜僚楚人也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將作

難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

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

人也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

劍不動拔劍指勝曰不為利陷不為威惕不泯人言



以求媚者去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州綽邢蒯晉大夫皆勇士也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

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

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

比與鷄鬪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勝而先鳴州綽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板

數識門版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

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

寢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斐豹晉人也樂盈率曲沃之甲魏獻子以晝入絳初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欒氏之力臣曰

晉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

負要盟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着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墻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敵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敵無存之父將

室之辭以與其弟室之謂娶婦曰此役人也不死反必娶

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

於雷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鬪死於門屋雷下也



涉佗晉人也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魏侯伐邯鄲

戰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城

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午聚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

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鬪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亦以徒七

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

待如立木不日中不啟門乃退

仲由字子路衛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

殺豚冠以雄鷄佩殺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子路問君

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以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

於赴忠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

不義之責也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又曰由也好勇過

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公良孺子者孔子弟子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民以

蒲畔蒲人止孔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為人長

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懼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

人懼出孔子曰

蓄丘訖東海勇之上士也以勇聞於天下遇神淵曰

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死日以訖之言飲之其



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  
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  
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  
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怒不旋目人  
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  
勝數要離歸謂其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  
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菑  
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  
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  
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子來不謁不肖一也拔劍

不刺不肖二也又先辭後不肖三也子能殺我者是  
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劍而去曰噫所不若天下惟  
此子耳

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  
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人見曰臣聞明君之畜  
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  
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限其勇故尊其位重  
其祿今君之畜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  
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  
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



晏子曰此皆力政勅疆之人也無長幼禮公使人少  
餽之二桃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  
曰晏子也夫使公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  
而桃寡何計而食桃矣接一搏特循而再搏乳虎若  
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  
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  
龜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一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遊  
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執之左操馬尾右  
擊龜頭騰躍而出津人皆曰河泊也若治之視之則

大龜之首也若治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毋與人同  
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  
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  
勇也皆反桃擊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  
之不仁矣夫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於所行而  
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  
桃挈領而死待者復已死矣斂之以服塋以士禮焉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  
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我何爲畏之者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捷之於市朝黜有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避也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卞莊子好勇每急時三戰而三背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背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雪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再北將軍止之曰不足上又

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三北將軍止之曰足矣請

為兄弟卞莊子曰夫背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雪

矣吾聞之廉人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於途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爵也曰姑求肉乎一人

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為也於是具染

而已染謂醬也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

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勇而相啗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

蘭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十九年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河西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





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鐃秦王以相娛樂鐃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鐃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鐃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

張曰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不憚為一擊鐃相如目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鐃秦之群臣曰請謀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毛遂者趙之平原君客也平原君喜賓客至者數千人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軟血於華屋之下



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  
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  
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  
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  
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  
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  
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  
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能  
也毛遂曰臣乃今處囊中耳使遂蚤得穎脫而出非  
惟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

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  
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  
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  
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  
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  
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  
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  
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



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戈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

曰公相與歃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次非荆人也一作次飛得寶劍於干遂干遂邑名還返涉

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嘗

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

見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之腐朽骨耳棄劍而

已余何愛焉遂攘臂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

上舟中之人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

次非爲勇武侯

秦舞陽燕國勇士也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漢項籍字羽長八尺二十力在鼎扛舉也才氣過人

吳中子弟皆憚籍漢軍與羽軍相守廣武羽令壯士

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樓煩胡人也後為縣屬

士為樓煩取其稱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

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

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

之乃羽也後至垓下為漢兵所圍夜直潰圍南出漢

軍追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

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

當者破所擊皆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

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

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艾旗乃後死艾音刈

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

潰山四下破也而為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羽

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

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

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

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

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



季心布弟也以勇聞關中後為中司馬

朱雲字子游魯人嘗借客報讐以勇力聞官至槐里

令

李禹敢之子也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

敢應後愬之武帝帝召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

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

落與絡同謂當

纍時絡之而下也纍索也帝壯之遂救止焉

後漢銚期潁川邠人也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

署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

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蒲道遮路不得行

期騎馬奮戟填目大呼左右曰趨衆皆披靡及至城

門門已閉攻之得出位至衛尉卒

益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

聞後為虎牙將軍封安平侯復拜左馮翊薨於位

朱暉有氣决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

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群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

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

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

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後位為尚書令

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卒



彭脩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指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及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楊政字文行京兆人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去對机邊牀臥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拜武徑上牀坐武恨語言不悛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不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動者力入脅左右大驚以爲見劫操兵蒲側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爲朋友其剛果勇敢皆此類也官

五左中郎將

五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

孫堪以節介氣勇自許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嘗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及宗族刺之郡中咸服其義勇位至侍中騎都尉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魏臧霸字宣高泰山人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戒詣府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



命東海繇是以勇壯聞後爲執金吾位特進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爲都尉卓每以布自衛  
布嘗小失於卓拔戟擲之布趨捷得免布繇是陰怨  
於卓布後應王允於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布  
自南陽從袁術自術又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嘗  
御良馬號赤兔能馳城飛壘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  
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遂破燕軍  
許楮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絕人太祖初見曰  
此樊噲也卽日拜都尉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

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  
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  
持歸爲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  
人賊數十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  
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爲賊所畧欲追賊  
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恣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  
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攘臂結袖獨追之行數里  
及賊賊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  
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  
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



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

劉曄淮南成德人也漢末揚土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倡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由緣

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賞牛酒來候使者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終於大中大夫夏侯稱淵之子也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



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  
曰我得汝矣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籠畧有武勇善騎射  
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驚急追寇虜輒在其前

文儼小名鴛楊州刺史欽之子也欽之舉兵大將軍  
司馬景王致兵討之將戰欽引退鴛年尚幼勇力絕  
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  
夾攻軍儼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  
期不應會明儼退欽亦引還

一云鴛年十  
八勇冠三軍

吳劉繇年十九從父曄爲賊所劫質繇奪取以歸繇

是顯名

太史慈字子義與楊州刺史劉繇同郡慈自遼東還  
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  
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  
笑我那因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  
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  
東刺慈馬而擊得慈頂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  
家兵騎竝各來赴於是解散

徐盛字文嚮瑯琊營人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  
統事以爲別部司馬後爲安東將軍封蕪湖侯



晉吾彥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畧將  
 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  
 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  
 服其勇乃擢用焉終於大長秋  
 庾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  
 莫敢與較帝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司馬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  
 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  
 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  
 王遂之曾孫畧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

聞

周訪參元帝鎮東軍謀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  
 死使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  
 帝帝不之罪  
 段文鴛匹禪弟也在厭次會石虎縱騎抄城左右文  
 鴛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匹禪疑有伏不聽  
 出民大為胡所殺掠文鴛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  
 所殺甚多胡騎退文鴛追躡匹禪率步卒繼文鴛  
 伏騎起匹禪文鴛力戰殺胡數十文鴛還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拊一呼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四十七



而二盜俱隕故殷浩委以軍鋒焉  
杜魯少驍勇絕人能破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  
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  
軍凡六歲而薨年六十餘  
桓石斐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  
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  
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  
猛獸復拔一箭以歸  
蜀牢之字道堅增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  
不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牢之世以壯勇稱後

爲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卒

趙伯舒誘之弟也誘爲王敦參軍距杜魯弟五衍與  
子龔俱戰死伯舒龔之弟也王敦使周訪擊杜魯伯  
舒請從行訪憚魯之強欲先以伯舒餌魯使其旣疲  
而後擊之伯舒多梟首級  
王機長沙人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  
七率衆擊破之  
楊攷敬爲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從兄佺期勸殷仲  
堪殺殷顛仲堪不從攷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  
堪苦禁乃止



後蜀李流字互通特第四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較尉何攀稱流有資育之勇舉爲東羌督討劫譙郡縣胡盛之爲長沙王儀欣鎮軍叅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椿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十八級  
蒯恩蘭陵人高祖征孫恩縣使伐馬芻恩嘗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克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噐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嘗爲先登多斬首級旣習戰陣膽力過人終於司馬將軍淮臨太守

丁昨驍勇有氣力高祖之殺諸葛長民使昨拉殺之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昨  
沈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繇是以勇聞後爲侍中太尉  
柳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後位至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  
宗慈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慈年十四挺身拒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位至寧蠻較尉雍州刺史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後官至東徐州刺史



州府元龜 卷之八十四  
沈攸之爲郢州刺史聞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  
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  
焦度爲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參軍師伯啟孝武稱  
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  
謂師伯曰真健物也爲晉安王子勛夾轂隊至隨江  
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  
楸圻每與臺軍戰嘗自跳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  
亭湖中爲寇朝廷聞其勇甚憂之使州刺史王景文  
誘降焉

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  
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

南齊崔恭祖惠景宗人也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頗  
經軍陣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屬魏軍至僧靜應暮出戰單力  
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  
三頭拍浮而還位至征虜將軍廬陵王中軍司馬高  
平太守卒

周奉叔持節軍王盤龍子也建元三年魏人圍肉城  
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繞  
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



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卽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初隨武帝起義爲郡兵追急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四十餘人相結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推堅陷陣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

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瘧者寫其形帖着床壁無不立愈後爲驍騎將軍卒

梁牟鴉仁字孝穆大山鉅平人少驍果有膽力率兄弟自魏歸國位至北司州刺史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爲徐州刺史遣景宗出州以疋馬將數人於道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仍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敗走因是以膽勇知名

馮道根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王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疋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



傷甚多道班以免繇是知名

陳伯之幼有膂力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討嘗將自隨終於大中大夫

柳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官至扶風太守杜崱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散騎嘗侍江州刺史

杜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位至西荊州刺史胡僧祐字願果南陽人少勇決有武幹

牟鵬字子鵬都官尙書侃之子侯景敗鵬密圖之乃

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鵬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鵬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鵬斫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鵬刺殺之世祖以鵬爲青州刺史封昌國侯錢五百萬米五千石

陳周鐵虎事梁河東主蕭譽以勇敢聞譽爲臨蒸令及王僧辨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辨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辨竒其言乃宥之後爲散騎嘗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卒

程靈洗新安海寧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三百餘里便騎善射梁末又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累



多盜賊郡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守長嘗使召募少年逐捕却盜位至安西將軍程文季靈洗子也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後爲安遠將軍譙州刺史

杜僧明字弘炤形貌耿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位至通直散騎嘗侍平北將軍

蕭摩訶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

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於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嘗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後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官至安南



將軍

後魏長孫觀少以壯勇知名

魯秀小字天念爽弟也頗有意畧才力過爽太武以克宿衛甚知待之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太武自率大衆繼其後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

呂羅漢羽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於鎮將元意頭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携貳大事去矣意頭舍之卽簡千餘騎令羅漢

出戰與諸騎策厓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乃引還仇池後拜內都大官卒

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嘗着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後爲左衛將軍卒

乙瓌代人也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後爲侍中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



爾朱兆字萬仁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後爲都督十州諸軍事襲并州刺史

李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疫灸療艾炷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後爲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

尉眷太宗時執事左右爲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孺孺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擅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擅前左右救之乃免繇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

圖陽虛琬也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虛琬

後周夏莫陳崇武川人少驍勇善馳射隨賀拔嶽征討以功除建威將軍位至大司徒

耿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嶽西征引爲帳內嶽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後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賀若敦東魏潁川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太祖時群盜蜂起各據山谷太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終於忠州刺史泉仲遵雒州都督企之次子少謹實有武藝遭世離



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雒州企令仲  
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  
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捍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  
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  
隋虞慶則靈武太守祥之子幼雄毅性倣儻身長八  
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韃左右馳射本  
州豪俠皆敬憚之後以右武侯大將軍出爲桂州道  
行軍總管

張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  
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異密引陳寇齋父雙欲率子弟  
擊之猶豫未決齋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繇是以勇決  
知名起家州主簿

史萬歲以坐事除名配燉煌爲戍卒戍主甚驍武每  
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衆寡  
莫之敢當其人浮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  
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甚工戍主笑曰小人安  
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  
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讐北夷後爲河  
州刺史行軍總管

麥鐵杖陳亾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



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覬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  
往爲賊所擒逆帥李陵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  
智惠行至虔亭衛者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  
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  
素太奇之後位至右屯衛大將軍

梁默者梁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嘗  
與陷陣

唐杜伏威隋末僭稱將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  
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遺稜婦人以激  
怒之并攻書號爲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

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  
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  
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  
後斬之勢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  
僅以身免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隋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  
於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群盜不  
敢入境

李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

薛仁果舉之長子多力善騎射勇烈過人舉軍中號



爲萬人敵後爲太宗所誅

盧祖尚隋大業末召募壯士遂捕群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群盜畏憚不敢入境

錢九隴有膂力趨捷善騎射隋大業中嘗從高祖以驍勇見稱官至監門大將軍

高開道渤海人少而驍捷隋大業末賊帥格謙擁衆於豆子甌開道歸之禮遇甚篤會謙爲隋師所圍左右分散無救之者開道獨身決戰殺十餘人隋師披靡謙乃獲免於是始重開道爲幽州總管

公孫武達少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物仍逼武達索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歐之死於手下以其兵伏禦餘寇獲免繇是以壯勇知名官至武衛大將軍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五餘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破賊帥張金秤於郡南手斬金秤又破陽公卿於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公卿僅以身免繇是外盜不敢入界鄉黨賴之官至武衛大將軍



李勣隋大業中說韋城人翟讓劫公孫私船兵衆大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率師二萬討之勣與戰斬之須隨於陣後位至司空

薛萬均河東汾陰人善射有武畧拳勇絕人後官至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官至右領軍衛大將軍檢校代州都督

李敬業者司空英國公勣之孫少嘗從祖征討以驍勇聞後左授柳州司馬以叛逆誅

程務挺雒州人右驍衛將軍振之子少嘗隨父征討以勇力聞位至左衛武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屬徐敬業構逆侵逼和州子貢率其鄉曲子弟以禦之繇是賊不敢侵

姚令言河中人少勇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筋度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

李祐本蔡將也驍勇過人每行營當陣敵官軍皆深憚之



後唐傅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唐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爲騎將

高行珪燕人將家子家世勇悍後爲安州節度使晉翟璋好勇多力時日爲大吏卽癡虎之稱也位至左羽林統軍

張郎唐昭宗末徐方亂盜賊蜂起剽劫鄉群郎聚少年數百人固護親族隣里賴其保全者甚衆鄉於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

張協臨黃縣書生也天福九年協自募召勇敢之士

五十餘人詣行宮請爲遊兵捉生偵邏帝嘉之賜以戎服遣殿直王巒俱往時擒索虜致於行任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本軍爲赤甲都官健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爲爪牙後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漢馮萬少從軍善少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胡柳之役莊宗自濮州至潘張立河南北寨會莊宗入至大原梁軍水陸齊進攻南寨於寨北河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夜攻城者三日寨將氏延賞告急莊宗自太



原廻便趨寨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馮萬兄弟應募言可通南寨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船汴軍斫船走解圍自是收爲水軍小較位至上將軍

周安懷盛沙陀三部落之種也事太祖以驍勇聞于釗元城人也以強勇稱於河朔間趙暉代家天水近世徙居於魏故今爲郡人焉暉生於貧賤弱冠習武以挽強稱唐莊宗之戰河朔也廣募驍雄以備征伐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太梁兵凡經百餘戰摧堅陷陣名出行伍間後爲太子太師致仕

李懷忠初事後唐莊宗起援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轉鬪其衆大敗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官至華州節度使白延遇太原人也幼畜於晉高祖之公宮年十三從晉祖伐蜀以趨悍見稱終於同州節度使

仇超顯德中以廂軍從太祖巡按賊壘張彥超設虎落以護城宣諭諸州廂軍內果敢之士能拔去鹿角者超仗一大斧伐鹿角而徑登爲賊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太祖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犢鼻賜以錦袍超謝之携斧又登賊壘芟夷懸幢之類而旋太祖



擢之在控鶴官之列間曰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  
所超曰父嘗任滄州捉生都頭苟得之平生之願畢  
矣於是補是職焉

晉書  
口或遇太皇太后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任俠

荀悅有言曰立氣作威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  
游俠自成周之衰諸侯力政至于七國專任權譎所  
戰非義所恃惟險固凌弱暴寡飾詐尚變四民之業  
不專三游之術交鶩繇是徇名之士豪舉之徒發憤





以刷國耻結盟以復私怨感慨歸死終然不奪當此之際豈徒嚴憚士衆固亦震變景緯非夫勇厲剛果精神貫徹孰能若是乎秦滅漢興餘風未殄乃有聲流淮楚氣蓋關中折節締交輕財重諾觀其趨惡濟厄損已不伐而恩不望報名高於世效所謂以怨報怨捨生取義者歟魏晉以下訖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挺絕異之姿懷君子之行又豈特搢腹曠目悲歌慷慨使酒睚眦雜處屠博不護細行者哉

魯曹沫以勇力事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於魯莊公懼乃棧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旣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群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殺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亾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讐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



然後具酒自觴一作賜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

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因謝嚴仲子嚴

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

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比芮切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

仲子之賜嚴仲子屏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讐而行

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

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

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

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

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从

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

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

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

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

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徒以

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

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

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讐者為誰請得

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文韓



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入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各僂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僂兼中哀侯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擊殺者數十人囚台破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唐且楚人也初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君田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夫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易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且對曰否不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公立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





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走且曰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烈隆於古而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亾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侯嬴爲夷門監魏公子無忌以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

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時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魏公子乃盜晉鄙兵符將奪其軍以救趙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喙宿將往



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  
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  
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  
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  
非鄉自頸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  
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  
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騎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  
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勤  
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

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  
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亦  
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嘗  
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  
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  
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  
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聶  
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  
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



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  
 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  
 於酒人乎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沉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  
 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納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  
 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  
 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  
 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  
 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  
 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

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  
 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  
 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  
 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  
 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  
 陵之怨欲批白結切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繇請入圖  
 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  
 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  
 足為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  
 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



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非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

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

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

迎却行爲導跪而蔽席

蔽一作撥  
一作拔

田光坐定左右無

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

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

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

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

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

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



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

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其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規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



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  
 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  
 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  
 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  
 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  
 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  
 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  
 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  
 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

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

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

與燕督亢之地圖方城縣有督亢亭膺腴之地奉獻秦王秦王必

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

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

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

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

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

嘗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

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



任俠

卷之八

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  
 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搵其胸搵張鶴切一作搵然則  
 將軍之讐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哉樊  
 於期偏袒搢腕一作搵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  
 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  
 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  
 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一作陳取  
 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滋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  
 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

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  
 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  
 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堅子也且提一匕首入  
 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  
 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  
 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為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  
 瞑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

冊存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十一



至秦特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尤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於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

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遂拔劍以擊荆



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摘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

高漸離與荆軻為友軻死燕滅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宋子縣名也今屬鉅鹿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其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

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

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

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

矐海各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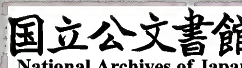
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

漢臺孺壹之子也壹始皇末墜樓煩為任俠州郡歌

之





任俠

卷之八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

德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飲沒也謂不稱顯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

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

過輶車輶挽也專趨人之意甚於已私既陰脫季布之

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田仲楚人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史無此官名

張良字子房韓人大父開地父平皆為韓相良少未

嘗事韓韓破良求刺客為韓報讐秦皇帝東游至博

狼沙中地名在陽武南狼音浪良與客狙擊狙與覷同音謂密伺之誤中

副車謂後乘也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項伯嘗

殺人從良匿後封留侯

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後至東河守

季心布弟也氣聞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

士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絲爰盜字古以

兄長之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之司馬中

尉邳都不敢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詐自稱為

心之賓客徒黨也

樂布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

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願報之有怨必以



法滅之

田叔為人廉喜任俠喜好也游諸公後至魯相

劇孟雒陽人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

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至河南得劇

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已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人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

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史無官

袁盎為楚相免官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犬劇孟嘗過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

軍何自通之盎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車千餘此

亦有過人者

王孟符離人以俠稱江淮之間符離沛郡之縣也是時濟南

矚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其屬其

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焉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川陝即今陝也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

灌夫累官至太僕徒燕相坐法去官為人剛直使酒

使酒因酒而使氣也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

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稠人



廣眾薦寵下輩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士亦以此

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已必也謂一言許人必信之也諸

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

汲黯為九卿後卒於淮陽相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

衛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鄭當時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隄梁孝王將楚相之弟

也聲聞梁楚間後累遷為大司農

朱安世陽陵大俠詔捕不能得丞相公孫賀子敬聲

罪發繫獄賀請捕安世贖罪帝許之安世曰丞相禍

及宗矣獄中上書告敬聲呪詛等罪賀遂父子死獄

中

郭解父任俠孝武時誅死解為人靜悍性清靜而勇悍不飲

酒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眾以軀藉友報讐

藉謂借助也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嘗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

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以振

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

云心本猶言本心也如故蓋言如舊不改耳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

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負恃也與人飲使之酌非



其任強灌之

盡爵曰醺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強灌之故怨怒也

人怒刺殺解

姊子亾去解姊怒日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

伯翁

解字也

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窘

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

賊舉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

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辜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

踐更為踐更之

卒也脫免也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

直當也次當為更也

怪之問其

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舉少年聞之愈益慕

解之行雒陽有人讐者邑中賢豪居間以終數不聽

居中間為道地和

客廼見解解夜見讐家讐家曲聽

曲屈從其言

解謂讐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

子幸而聽之柰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夜

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雒陽豪居間廼聽

庸用也且無用休待雒陽豪更言之方從其言也

解與人短小恭儉出未嘗

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

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

過門嘗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舍止也言解多藏命喜事少年與



解同志者知命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上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

貧不中訾中訾也言訾財不克合徙之數也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

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

言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季

王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揚掾頭解入闕關中

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揚季王季

王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帝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

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籍少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

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

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

郭解生日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

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

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

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殺之

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眾而

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

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倪長鄉東陽陳

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據京師而言指其東



西南北謂也姓他名羽字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跽而居民間者耳

烏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王林卿邛成太后外家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坐法

免賓客愈盛

竇成為內史抵罪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

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使民成重於郡

守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推殺人而埋之後至中尉

朱雲字子游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讐後至槐里令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任

俠好交伉健也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

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感以公卿子著才知

名博皆友之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薦舉

之欲報讐怨者解劔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

此自立然終用是敗後至丞相自殺

睢孟嘗國番人少時游俠鬪鷄走狗長乃變節後至

符節令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



任俠  
卷之八十四

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  
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  
逡巡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  
得顯權力門車嘗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  
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  
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賓客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  
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而受其財物此  
為石氏之禍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  
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  
君都賈子光酒市中人皆長安名豪報讐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

滿門五侯爭名其容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也唯

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

長者尤見親而敬眾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辨論議嘗

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

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

塋者致車二三千兩間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

後至天水太守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自劾去官少顯

名京師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二十



之涉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闔門在所聞里盡滿  
 以奴斫傷屠者公為茂陵令尹公所辱初涉與新豐  
 富人祁太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  
 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  
 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  
 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舉惡暴著王上  
 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  
 得真令如此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  
 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  
 劫王游公家母即祁太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

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殺游公及其父

性畧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

陳遵杜陵人也為郁夷令以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唯恐在後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

至入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

人曰陳驚坐

辛次兄與平帝從舅衛子伯相善次兄其名也兩人俱游

俠賓客甚多



孫建爲王莽強弩將軍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  
 中叔不能得漕中叔素會建莽疑建匿藏泛以問建  
 建曰臣名舍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恐  
 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  
 世  
 戴良曾祖父遵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  
 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語  
 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馬援嘗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  
 者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  
 祖賓本客天也父仲又嘗爲牧師

今是時兄員爲護苑使  
 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後至伏波將軍

寇恂上谷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  
 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  
 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  
 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  
 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  
 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御命以臨四方郡國莫  
 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誠信沮  
 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  
 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



安不賢則祗更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  
使者不應恟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恟進取印  
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竇融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兵起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

等滅之融時 以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

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  
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脩行義

蓋延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  
延以氣聞後至虎牙將軍左馮翊

蔡遵嘗為吏部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  
而皆憚焉後至征虜將軍

邳惲汝南西平人也其友董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

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因將終惲在候張張視惲

歔歔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讐不復

也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喜氣因絕惲

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

即自入獄謝惲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

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後至長沙太守

楊政京兆人也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





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室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後至左中郎將王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而改節官至兖州刺史

段紀明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後至太尉

鄭太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俠家

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嘗不足名聞山東時董卓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太豪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後至侍御史

袁術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改行折節後至監軍

袁紹壯健好結交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後至大將軍冀州刺史

劉梁以俠氣聞

董卓性兇猛有謀少嘗遊苑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



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宴樂  
豪帥感其意歸相劫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繇是以  
健俠知名

陳宮字公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  
結後叛曹公從呂布布敗誅死

王康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少以任俠聞後爲河  
內太守

周暉大司農忠之子也前爲雒陽令去官歸兄弟好  
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嘗百餘乘及獻帝初暉聞  
京師不安來效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何顒與袁紹爲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  
難顒嘗歲再三秘入雒陽從紹計議爲諸窮窘之士  
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顒未嘗造術術  
浮恨之後辟司空府

魏夏侯稱與文帝爲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  
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

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  
之後至陳留太守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  
之繇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  
睢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爲富春長備衛甚謹韋  
乘車載鷄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  
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  
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歸是爲豪  
傑所識後爲較尉

臧霸字宣高父戒爲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  
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  
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  
與父俱亡命東海繇是以勇壯聞後至執金吾特進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嘗以報讐解  
怨爲事故時人爲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  
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尉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  
時黃其人名得脫在外乃以黃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  
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爲不義乃告  
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  
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怨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  
豐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  
守張猛假豐爲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爲揖報讐  
遂單騎入南羗中合衆得千騎從樂浪南山中出詣



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楊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爲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羗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頸今反爲我所繫云何昂慙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卽拜駙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亾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舊無冠族故二人竝單家其器性皆厚重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劔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

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

蜀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劔中平末嘗爲人報讐白璽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酈莫敢識者而黨伍共篡解之得脫後仕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

吳孫堅爲下邳丞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嘗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魯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天下將亂乃學擊劔騎射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



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  
至橫江將軍字與霸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  
其寧字與霸吳書曰寧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  
渠帥群聚相隨俠持弓弩負牝帶鈴民間鈴聲即知  
是寧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先  
道路在止嘗以繒錦維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  
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後至折  
衝將軍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願見大驚呵  
叱不能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

為此欲以肉餵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唾辱之蒙大怒  
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較尉袁雄自首  
承間為言孫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後至南郡太守  
晉王濟性豪侈和嶠性至貪家有好事帝求之不過  
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時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嘗瑩其蹄角濟  
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  
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  
而至一割便去後至侍中  
裴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節弱冠得美名後至司空





李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

裴憲二子挹穀竝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龍爲太子中

庶子散騎嘗侍挹穀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

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爲

節壺邊盡缺敦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

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

時人歎異焉後至大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扶風

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第六人兄該納等竝

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義簡年十四五猶未知書

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

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至

豫州刺史

戴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

赴維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

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嘗人在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

投劔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者後至驃騎

將軍



周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後至御史中丞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傲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後至歷陽太守李庠性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

避難梁益道路有饑病者庠嘗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濟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當時俠士莫不歸之

宋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問里

何邁素豪俠好聚劍客出入行遊從者塞路

薛廣安都父也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



家廣爲宗豪

宗慤字元幹炳兄之子也炳素高節諸子群從幼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

南齊劉懷珍爲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戶殷積啟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

梁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陳周炤少豪任俠氣有將帥才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爲郡豪族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力

任氣者咸歸之

高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竝宗奇之後從平陽王顥討驍驍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存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識者高之後爲北州大都督

李瑞字瑀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名強當世

劉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舍之拜徐州別駕

薛安都字體達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



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廡  
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  
裴慶孫任俠有氣鄉 四壯士及好事者多相附撫養  
咸有恩紀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  
生產

李業與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  
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恡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  
聲色加以謗罵  
慕容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雒間

薛循義字公讓性姦俠輕財重氣招結豪猾時有急  
難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  
堯雄上黨長子人驍果善騎射輕財尚氣為時輩所  
重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小倣儻不拘小節  
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嘗使僮僕屠酤為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姓曇朗踈蹠不羈有  
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時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桀  
黠劫盜多附之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異姓善自居處言語醜



任俠

籍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

後魏李元忠以葛榮起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  
柵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  
李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鑿  
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爲家宗主  
北齊張保維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  
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

宋游道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  
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爲嫁娶之臨喪必  
哀躬親爲司州綱紀

高昂與兄乾數爲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  
資傾盡鄉閭畏之無敢違忤父翼嘗謂人曰此兒不  
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爲州豪也昂初以豪家立名  
爲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  
成五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  
孟和竝仕官顯達

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  
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昂兄弟  
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爲其致力  
封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



任俠  
之婿也為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  
諸女子讌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衆將  
攻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乞免拜謝久乃釋  
之  
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游  
俠數犯公私長而脩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  
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劫盜鄉里  
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賊罪為御  
史所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  
入州城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繇是以

俠聞

盧宗道性麤率任俠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  
賓游蒲坐中書舍人馬士達因其彈箏篋女妓云手  
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  
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李愨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  
猶不仕州郡唯招致姦俠以為徒侶  
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

敬顯雋字孝英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為羽林監  
平鑿燕郡薊人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





蜂起見天下將亂乃之雒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爲業鑿性巧夜則胡畫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汗隆亂極則治并州戎馬之城爾朱王命世之雄仗烈建旗奉辭問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於晉陽因陳靜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卽署叅軍前鋒從平鞏密

金祚字神敬性驍雄尚氣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州刺史元猛討之召葛良家以爲軍導祚應選有功

後周韋祐字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

皆輕猾亾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終不改其操

隋梁士彥字相如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

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爲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嘗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竝以庸書爲事光獨斲弛交通輕俠爲京師患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助以養親每致其旨美衣未嘗困匱

周羅暎九江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亾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



九府元龜

任俠

卷之八

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喉不改  
 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  
 李密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  
 客禮賢無所愛恡與揚玄感為刎頸之交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  
 陳政侗儻有文武大畧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  
 氣數從之遊  
 乞伏惠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麥鐵杖性踈誕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  
 不治產業

唐劉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為右  
 勳衛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  
 汾陰度以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諷  
 吏捕之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  
 供衣食  
 丘和少便弓馬重氣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貴賤  
 皆愛之  
 盛彥師者頗有學識少任俠交結英豪  
 盧祖尚少以俠氣聞家富於財周窮濟乏無所愛恡  
 繇是為州里所歸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

二十六



任俠

張瑾善弓馬有膂力少以豪俠聞

唐憲祖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及太子廢罷歸鄉里

不拘操行好畋獵從博徒遊藏亾匿死交通輕俠

牛進達濮州雷澤人少嘗穿窬爲盜而藏亾匿死號

爲輕俠隋末代翟讓爲驃騎與秦叔寶程知節吳黑

闥相友善

郭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

前後掠賣所倍十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

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連封

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稱少成竟不能侵

軼乃南掠蘄黃等州

崔造建中末爲建州刺史涇原兵叛造聞難作馳檄

鄰州請齊舉兵遂調撥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

廷嘉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

上疏請罪不敢叩赴闕德宗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

吏部侍郎

李紆建中末爲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紆亦棄州詣

行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

部將李容行帥事容遣其將持記貴宋州官私財物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六十四

三十七



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吏來輒繫之一日并出斬於  
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芥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  
陷南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  
至芥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宋者卽遁  
去承簡拜簡較左散騎嘗侍交海沂密等州節度觀  
察處置等使

崔從憲元和初爲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西  
川以兵逼從歸府從憲卒設備以一郡抗禦之

杜愔懿宗咸通末爲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  
爲亂擁衆還徐至泗州急致之遣牙將李員入城見

愔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  
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愔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爲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  
憲家屬在魏關東俶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  
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  
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  
諸帥言賊臣亂政陳已所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  
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思同執十十送京師

楊炎少好讀書有文詞豪俠尙氣



任俠

卷之六十四

李景儉疎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

後唐錢鏐杭州臨安縣人杭之著姓門無任官鏐少權勇有謀性任俠以解讐報怨為事

晉李周任俠自負屬河朔群盜充斥南并交兵行旅無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唯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於林麓間俟之射盧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周高思繼幽州人昆仲三人俱英豪有武幹聲馳朔塞

總錄部

卷之六十四

三十九



冊府元龜

任俠部

卷之八十四

冊府元龜  
 任俠部  
 卷之八十四  
 無拔  
 業業寓於逆旅  
 惻之請授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  
 塞壯虛岳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  
 圓高思繼幽州人具中三人與英豪有知韓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十九

諍 謀畫

諫諍

傳曰父有諍子又曰父母有過怡氣柔聲以諫故為  
 人子者不患失愛於父母而患得罪於鄉黨其有天  
 資篤孝精誠淵邃就養晨夕竭力左右靡量責善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道慮陷不義之名乘間獻規佳言灼著至乃物禁借  
盛事屬嫌疑當艱危之秋陳成敗之說激發絕款繼  
之涕泣期於感寤以消禍孽亦有篤猶子之親敦致  
美之譽我見舅氏志存亢宗成啟德言用規過舉斯  
皆曩哲之茂軌良可述焉

田文齊威王之孫父曰薛公嬰文乘間問其父曰子  
之子為何日為孫孫之孫為何日為玄孫玄孫之孫  
為何日不能知也文曰君君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  
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官蹈綺縠而士不

侍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  
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且積又竊  
恠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  
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  
卒謚為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

漢袁盎為吳相辭行盎兄子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  
國多姦今絲刻治稱叔父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

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無何  
無餘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

王宇莽之子也平地時莽擅權拜帝母衛氏為中山



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姊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恠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

後漢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父到官恢故殺青簡以寫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惟上爲國家所

疑下爲權貴所望此書若成卽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一疋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祐終河間相鄭均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卽晚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賊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庶潔均後以議郎卒於家魏曹羲兄爽輔政驕恣羲深以爲大憂數諫止之又著書三篇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辭旨甚切不敢斥爽託戒諸弟以示爽爽知其爲已發也甚不悅羲或時以諫愈不納涕泣而起羲爲中領軍



母丘儉子甸字子邗有名京邑齊王之廢也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為治書侍御史

王廣父凌督揚州外甥令狐愚又為兖州刺史時司馬宣王殺曹爽凌愚謀以帝幼制於強臣不堪為主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之以興曹氏凌使舍人勞精詣雒陽語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今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鄒雖竝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

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

也今懿司馬宣王名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

樹勝已修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患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竝握兵要未易忘也凌不從

昔楊濟為太子太傅駿之弟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便之藩濟與諸甥李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大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人宗室踈





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之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庾劼字季好亮之子也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劼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及襄陽耀威荆楚且聞且戍漸臨河維使向化之氓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尅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

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難征夫勤報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淮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畧乏率然之勢進退維谷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同况於臨事者乎願廻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洗舟井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相思遠猷筭其可者翼甚奇之劼官終中領軍

王坦之散騎嘗侍述之子也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坦之諫以爲政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



也但克讓美事耳坦之後為北中郎將徐充二州刺  
史

何燕忌隨舅劉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  
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無忌終鎮南將軍

前秦符融堅之季弟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  
萇等嘗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  
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  
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入江東雖不絕如  
縆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嘗哉  
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六

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吾將任  
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祈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  
况於眾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  
卑羗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  
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無我之讐敵思聞風塵  
之變冀因之以呈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闕  
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  
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又云符堅引群臣  
會議伐晉多言不  
可臣出後獨留符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  
兩人而已群言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  
慮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  
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



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材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徒勞大舉必無功而反也融爲太子

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

符詵堅之少子將議伐晉符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寄在虞晉不闕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亾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

哲保身其在此乎嘗以裁止晦如此瞻後爲豫章大守

范泰字伯倫泰外弟忱爲荊州刺史忱請泰爲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泰謂忱曰酒雖養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嘗有欲以相見當卿沉酒厝言莫繇及今之遇又無暇陳說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泰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惠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繇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



食爲其標奇如此惠爲吏部尚書

陳蕭密爲黃門郎族父引爲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宮官李善慶蔡曉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密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其吳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後魏李璞爲左將軍兄訴爲太倉尚書用范標計千里之外戶別轉運大爲困弊璞謂訴曰范標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

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戲也

後秦姚邕興之弟也興拜赫連勃勃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嘗參軍因大議寵遇踰於勳舊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於鎮南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爲伐偵侯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可以知其抗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



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  
 宋謝瞻字宣遠晦次弟也與從弟靈運俱有盛名晦  
 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是彭城還都迎家輻輳  
 時瞻在家驚駭以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  
 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  
 於權門士衡邀兢無已竝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問  
 勳名佐世不得為竝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  
 冠方之公問充字公問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  
 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

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慝貪冒姦佞不  
 早絕之後悔無及訴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  
 標後竟坐標誅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

劉景安為司空謏議時舅崔亮為吏部尚書時羽林  
 新嘗張尋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  
 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嘗擢大百姓大為嗟怨  
 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  
 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  
 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景安以書規亮曰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繇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



中正諱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正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失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返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循厲各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况今衰老而居嘗難之任嘗思昇賢舉直以報名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繇而然今已為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

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才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矣以一人之鑒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鑒鏡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蕩弩前驅指縱捕噬而已忽今垂組來斬求其烹鮮文效未否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



官可授况一人望一官何繇可不怨哉吾近面報不  
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  
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  
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  
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吾之此指其繇是也但令當  
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  
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  
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盧玄字子真司徒豈浩之外生浩每與玄言輒歎曰  
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

姓族玄勸之曰夫擬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者謳幾  
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頗敗亦  
繇此玄終寧朔將軍兼散騎嘗侍

唐于方者頤子也頤爲襄陽節度使屢諷其父歸朝  
因此入覲方終和王傳

史孝章父憲誠爲魏博節度使多違朝旨孝章嘗雪  
滄諫其父備陳逆順之理故憲誠終不爲叛臣滄景  
拒命憲誠俾孝章以偏師討賊及滄景平孝章遂請  
赴闕文宗慰勞尤甚憲誠因亦懇求朝覲遂除河中  
節度時人以憲誠有諍子也孝章終邠寧節度使



蕭廩登進士及第從父做至番禺多美穀公暇出俸  
 買賤管遣吏抄補家書之闕者廩諫曰大人置書他  
 日歸國慮為風雨所損必貯於篋笥人或見譏何以  
 自雪此亦清而不慎也做遂止之廩終京兆尹  
 漢史德琬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弘肇之子也  
 粗讀書親儒者嘗不悅父之所為貢院嘗錄一學科  
 於省門叫噪蘓逢吉令送侍衛司請痛笞刺面德琬  
 聞之白父曰書生無禮有府縣御史臺非軍務治也  
 父卿如此蓋卻彰大人之過也肇弘大然之破械放  
 之德琬為忠州刺史

謀畫

傳曰咨事為謀又曰奸而成自大道之隱變詐交勝  
 其或乘世難之方構屬天保之未定圖智為上得士  
 者昌繇是挾術之客因時而奮揣摩當世之務講求  
 致當之理發於議論成乎策畫用能解紛排患以定  
 乎反側則取威決勝以樹乎勳庸至於建安邦之永  
 圖述固本之明畧陳御衆之要道攸宅中之便勢蓋  
 其幾深之慮宏遠之議足以開物而致用謀事而解  
 過者焉

漢酈食其秦末為陳留高陽里監門高祖初為沛公



徇地過陳留至高陽傳舍食其入謁昌言六國從衡

時從音子容切衡橫也沛公喜賜食其間曰計安出食其曰足

下起瓦合之卒瓦合謂如破瓦聚瓦之相合雖不齊合而同也收散亂之兵

不滿萬人郤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

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

中又多積粟陳知其令素與其縣令相知今請使令下足下

也下降令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

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君及高祖

為漢王三年秋項羽擊漢投滎陽漢兵遁保其鞏楚

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救越韓反梁

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郤捐成臯以東

屯鞏雒以拒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

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

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

臧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

卒分守成臯適讀曰謫卒謂卒之有罪謫者即所謂謫戎此乃天所以資

漢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為兵畧自奪便利也郤切

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雒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

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下機紅讀曰工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於進兵收取滎陽據敖



之粟

敖廩即敖倉

塞成臯之險杜大行之道距飛狐之

飛狐在代郡西南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

以地形而制勝

也則天下知所歸矣沛公從其書復守敖倉

張良字子房為沛公廐將秦二世三年六月沛公列兵過宛西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平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遂降之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進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

果於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秦兵大敗及項羽封沛公為漢王良從王之國因說漢王燒絕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後漢王還定三秦乃遣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郤并滅楚項羽以故北擊齊良乃從漢王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

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將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

良曰九江



王布楚梟將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商屬委也音之欲坊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

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時獨也使將專任之也因舉燕伐趙齊

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

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日昔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無德棄義

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后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若

復立六國後畢已授印此君臣百姓皆必戴陛下衆

莫不嚮風慕義願臣妾德德義已行陛下南嚮稱霸

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輒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酈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日子房前客有

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食其言告之日其於子房意

如何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而籌之日昔者湯伐桀而

封其後於杞者斯能制桀之死命也陛下能制項籍

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而封其

後於宋者斯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軾



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軼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羸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羸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商事已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革倒載干戈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也牧馬於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牧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於桃林以示不復輸糧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糧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捐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皆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謂何乃復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其王皆復游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爭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計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命趣銷印五年追擊項王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威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浮塹而守之謂良曰諸侯不從約柰何對曰楚兵且破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則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



能自陳以東傳海鹽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各使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使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已破自陳而東傳海與齊王睢陽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喜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行彭越兵自梁至諸侯來會遂破楚軍於垓下追項王誅之於淮津高祖已定天下封良爲留侯十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書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却留侯曰君嘗爲上計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

枕臥留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愛幼欲易太子骨肉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諍也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東園東綺里李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以安車迎之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卽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卽必異問之上知此四人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四人四人至舍呂澤所高祖竟不易



太子者本良招此四人之力也嘗從帝擊代出奇計

下馬邑及立蕭相國何時良勸未為相國高祖立之所與從容言天

下事甚衆從十容切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著之謂書於史

董公為新城三老二年漢王至雒陽新城董公遮說

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為音無為之為而告天下言項羽殺

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故殺其君主殺讀日就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以用有也已有仁天下歸之可

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可不用力而天下自定也三軍之眾為之素

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

王舉也言以取天德義比漢王曰善非天子無所聞

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袒露臂衣哀臨三

日發使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轅生謂諸生也三年漢

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乃說漢王曰漢與

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嘗困願君出武關項王迺引兵

南走走亦謂趨也音奏次後亦同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連燕齊后王乃

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葉公之國

宛縣葉縣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東引兵南



州府元龜 謀畫 卷之八十四

漢王堅壁不與戰  
婁敬齊人五年高祖平項籍都雒陽敬戎隴西過雒陽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事虞將軍欲與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虞將軍入言帝帝召見賜食已而問敬對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帝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戎故去豳杖馬策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

百諸侯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輔相乃營成周雒邑以為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理軍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恃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及周之衰分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眾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號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

新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十四 十九



資甚美膏腴之地此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而不搯其元拊其背未能全勝也今陛下入關都長安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元而拊其背也高皇帝疑問左右大臣皆山東之人多勸帝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穀竈倍何鄉伊維其固亦足恃且周王數百年秦二世以亾不如都周留侯張子房曰雒陽雖有此固國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陜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守一隅東向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不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於是高皇帝即日駕西都關中其後雖有彭越陳豨盧縮之謀九江燕代之兵及吳楚之難關中之兵雖百萬之師猶不能為害者繇守關中之固也

田肯高紀不書何許人亦無官爵高祖六年既都秦中肯謂帝曰

夫齊東有瑯琊卽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

固西有濁海之限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海北有勃海之利地方

二千里持戟百萬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地方二千里與

天下懸隔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王





齊者帝曰善賜金五百斤立子肥為齊王

薛公故楚令尹為汝陰侯滕公客滕公夏高祖十五

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侯問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

兵阮豎子耳何能為滕公以問薛公曰是固當反滕

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南面而立萬

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

征與前年同耳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

身故反耳滕公言之帝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

有籌策可問帝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帝曰何謂上

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

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

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負之數未可

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

沙重瀕重也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帝曰是計將安出

是者謂布也薛公曰出下計帝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

薛公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至此皆為身不

顧後為百姓萬世累者也故出下計帝曰善封薛公

千戶布果如薛公所揣



魏田疇字子泰漢末率宗族入徐無山中疇嘗忿烏丸昔多殺賊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民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君義五至不屈君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修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雨水而濱海灣下渟滯不通虜亦遮守踐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嘗有

水淺不通車馬涉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井平郡治在平崗道出盧龍連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繇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自擅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崗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盧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



斬獲追奔通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志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音伯成棄國夏侯不奪將欲簡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吳羊術史不言其官漢末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間魏

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大帝欲戮其

使術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

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燕不克而

我君遠赴見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還不解首尾

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畧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

虐曩事矣大帝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

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於中原吾

所甘心也

宋孔季泰山陰人初厚結於高祖後高祖討孫恩桓

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泰以為山陰去

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壘成

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克高祖然之

後魏張克初時道武在代時劉顯地廣兵強跨有朔

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克言於道武曰顯志意

高希冀非望意乃有參天貳地籠罩宇宙之規吳不



并越將爲後患今因其內壘宜速乘之若輕師獨進或恐越逆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聲援東西俱舉勢必擒之然後總括英雄撫懷遐邇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太祖從之遂破走之下李先爲博士道武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日興屯大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大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爾遣奇兵先邀大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捷深者爲敵所囚

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道武用其計興果敗歸

宇文顯和襲封安吉縣侯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

北齊李元忠仕魏爲趙郡太守爾朱榮之亂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待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日本言公招延雋桀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



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  
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闕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  
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繇他安敢不盡節  
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  
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庸何肯來元忠曰雖庸竝  
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  
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  
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衡之策深見嘉  
納

盧叔武孝昭初爲太子中庶子問以世事叔武勸討

關西畫地陳兵勢曰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均者當  
任勢力故强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今大齊之  
并關西強弱不同貧富有異而戎馬不息未能吞并  
此失於不用強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騎將之  
法非深謀遠筭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  
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築城戍以屬之彼若  
閉關不出則取其黃河以東長安窮蹙自然困死如  
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爲我敵所供糧食皆出關內  
我兵士相代年別一番敎食豐饒運送不絕彼來求  
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卽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䟽



謀畫

城遠敵兵來往實有艱難與我相持農作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帝深納之又願自居平陽城成此謀帝令元文遙與叔武參謀撰平西策一卷後周韓褒仕魏為大中大夫屬魏室喪亂褒避地於夏州時太祖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嶽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太祖太祖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方今王室凌遲海內鼎沸使君天資英武恩結士心賀拔公奄及於難物情危駭雖冠自知庸懦委身而託使君若總兵權據有關中之地何可疑乎且侯莫陳悅亂嘗速禍乃不乘勝進取平涼反自

遁逃屯營雒水斯乃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勲在斯一舉時難得而易失誠願使君圖之太祖納焉

唐任環隋末為河東縣戶曹義師起環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寄重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救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為濟否環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極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唯待義兵仗大順



從象欲何憂不濟環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為一  
 介之使御命入關同州已來必當效伏於梁山船濟  
 直指韓城進逼邠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  
 畧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過從必當相  
 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象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  
 故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迺受銀青光祿大夫遣  
 陳演壽史柰領步騎六千趣梁山渡河使環及薛獻  
 為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關外之事宜與任環籌  
 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於河  
 師遂利涉環說下韓城縣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

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

薛大鼎河東人義旗初於龍門謁見高祖因說請勿  
 攻河東從龍門置渡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  
 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  
 然之

郭孝恪為宋州刺史太宗令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  
 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眾來援王世充  
 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  
 計窮懸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虐糧道阻絕  
 此是天喪之時請固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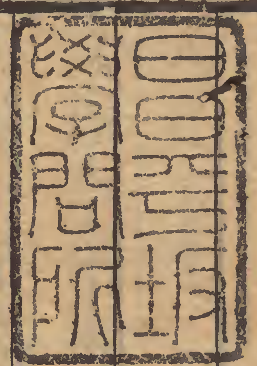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龜 謀畫

卷之八百四十九



丹府元龜

月納旬中

其三請令逐處長

以官場農具去人戶

貢之其五請戒五符舉人

鑿於前縣官皆得命獻



